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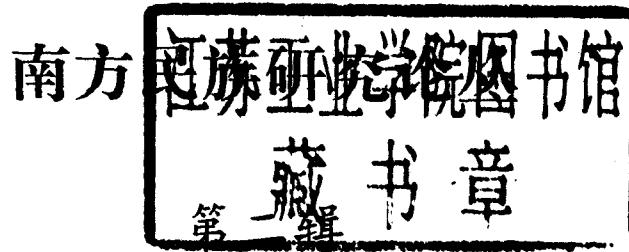
南方民族研究论丛

第二辑

中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 民族学系编



向校庆四十五周年献礼



中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学系编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方民族研究论丛 第二辑/中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学系编. —北京:民族出版社,1996. 11

ISBN 7-105-02715-0

I. 南… II. 中… III. 少数民族-研究-中国-丛刊.
IV. K28-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18872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中南民族学院印刷厂微机照排 中南民族学院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1996 年 11 月第 1 版 1996 年 11 月武汉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6.125 字数: 180 千字
印数: 0001—500 册 定价: 10.00 元

目 录

南北蠶人不同族属新说	吴永章(1)
壮侗语族诸民族在中华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刘美崧(12)
民国时期回族民族工业剖析	答振益(34)
苏添福族籍传说及其考证	许宪隆(45)
南部方言区土家族源流探析	董 珞(58)
典祀千秋 荫庇一族 ——土家族祖先崇拜透视	柏贵喜(71)
长阳山地土家族村落布局形式的人文地理因素探讨	张 形(82)
明代长阳县学是土家文化与中原交流的据点浅议 ...	杨小华(88)
宗教人类学述论	孙秋云 钟 年(95)
论部落先于氏族.....	田 敏(113)
语言与文化浅议.....	黄迎新(122)
陆荣廷参加护国讨袁之由来与影响.....	韦东超(135)
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民族关系.....	王奎正(148)
关于边境贸易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	沈道权(158)
论中国各民族统一趋势的几个特性.....	才慧莲(167)
论民族地区传统文化与法制建设的冲突与调适.....	冉瑞燕(178)
后记.....	(191)

THE SECOND COLLECTION OF THESES ON SOUTHERN ETHNIC GROUPS IN CHINA

CONTENTS

The New Viewpoint on Different Ethnic Identification between Southern and Northern Dan People	Wu Yongzhang(1)
The Position and the Role of Nationalities in Zhuang—Dong Linguistic Branch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Liu Meisong(12)
The Analysis on Hui's Ethnic Industr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Da Zhenyi(34)
The Legend of Su Tianfu's Genealogy and Its Textual Research	Xu Xianlong(45)
The Analysis on the Origin of Tujia Nationality in Southern Dialect Area	Dong Luo(58)
Sacrifices to Ancestors throughout the Ages for Blessing the Clan——The Perspective of Ancestor Worship of Tujia Nationality	Bai Guixi(71)
The Geographical and Humanistic Factors on Tujia Village Layout in the Mountain of Changyang County	Zhang Tong(82)
On the Public School in Changyang County in Ming Dynasty——A Place for Exchange between Tujia Culture and Central Plain Culture	Yang Xiaohua(88)

The Review on Religion Anthropology	
.....	Sun Qiuyun, Zhong Nian(95)
On Tribe Emerging before Clan Tian Ming(113)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and	
Culture Huang Yingxin(122)
The Reason and Influence of Lu Rongting	
Joining the Movement of Protect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Fighting Yuan Shikai	
.....	Wei Dongchao(135)
On the Relationship among Nationalities in	
Socialist System Wang Kuizheng(148)
Several Theoretical Problems on the Trade	
in the Boundaries of the Country	... Shen Daoquang(158)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Unifying Trend	
of Various Nationalities in China Cai Huilian(167)
On Conflicts and Adjustments between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Establishment of legal System	
in Areas of Minority Nationalities Ran Ruiyan(178)
Postscript (191)

南北蠶人不同族属新说

吴永章

根据历史文献记载，我国古代蠶人，时间跨度很长，从魏晋南北朝时期起，一直延续至明、清时期；地域分布颇广，北抵长江三峡，西延云、贵，中有湘南，南及五岭。这些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的蠶人，民族渊源与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均不划一。但就其主要类别而言，可分为两大派系：一属魏晋南北朝时期鄂、川、湘、黔边区的蠶人；一属隋唐以后直至明、清时期的岭南蠶人。为便于叙述起见，作者拟以“南”、“北”二蠶名之。至于他地蠶人，本文不予涉及。关于这两支蠶人，史学界历来多把他们作为同一族属来对待。比如，罗香林先生在《古代百越分布考》一文中，认为南北朝时屯据三峡的“蛮蠶”为“夔越种人之遗裔”，其理论依据是：“蠶为越族所演称”。意即凡属我国历史上的蠶人均为越族传人。又如，陈序经先生在《疍民的研究》一书中，也把史籍中的所有蠶人都作为同一族类加以叙述，并主张南蠶源自北蠶南徙：“唐代兵威较盛，版图较广，故四川、两湖的疍民，或被政府之征伐，或同化于汉族。此外，也许有了不少向南迁徙，其结果是：在宋代的疍民所聚居的地方，多在两广一带。”按，疍与蠶同。对此，作者首次提出南北蠶人属不同族群，它们之间并不存在源流关系的新见解。分述如下：

一、魏晋南北朝时鄂、川、湘、黔边区的蠻人，应是廉君蛮的后裔，今土家族的先人

史书中关于早期蠻人活动的记载，以南北朝时期为详。其中主要记载如下：

《南齐书·高逸·明僧绍传》载：僧绍之侄惠照，“建元元年，为巴州刺史，绥怀蠻蠻”。

《南齐书·州郡志下》载：荆州，“桓温平蜀，治江陵。以临沮西界，水陆纡险，行迳裁通，南通巴、巫，东南出州治，道带蠻蠻，田土肥美，立为汶阳郡，以处流民。……太元十四年，王忱还江陵。……境域之内，含带蠻蠻，土地辽落，称为殷旷。”按，汶阳郡故治在今湖北远安县境。需要指出的是，活动于汶阳郡一带的蠻蠻首领历来均为向氏。据《南齐书·蛮传》载：汶阳本临沮西界，“桓温时，割以为郡。西北接梁州新城，东北接南襄城，南接巴、巫二边，并山蠻凶盛，据险为寇贼。宋泰始以来，巴建蠻向宗头反，刺史沈攸之断其盐米，连讨不克。晋太兴三年，建平夷王向弘、向羣等诣台求拜除，……元帝诏特以弘为折冲将军、当平乡侯，并亲晋王，赐以朝服。宗头其后也。太祖置巴州以威静之。”

《梁书·张齐传》载，张齐为巴西太守，“(天监)十年，郡人姚景和聚合蠻蠻，抄断江路，攻破金井。齐讨景和于平昌，破之。”

《陈书·徐世谱传》载，徐世谱，巴东鱼复人，“世居荆州，为主帅，征伐蠻蠻。”

又，据《周书·异域传上》载：“有冉氏、向氏、田氏者，陬落尤盛。余则大者万家，小者千户。更相崇树，僭称王侯，屯据三峡，断遏水路，荆、蜀行人，至有假道者。……(周)武成初，文州蠻叛，州选军讨定之。寻而冉令贤、向五子王等又攻陷白帝，杀开府杨长华，遂相率作乱。……元和元年，诏开府陆腾督王亮、司马裔等讨定之。腾水陆俱进，……令贤率其精卒，固守水逻城。……(腾)乃遣开府王

亮率众渡江，旬日攻拔其八城；……遂简募骁勇，数道入攻水逻。……晨至水逻，蛮众大溃，斩首万余级，虏获一万口。……腾乃积其骸骨于水逻城侧，为京观。后蛮蠻望见，辄大号哭，自此狼戾之心辍矣。”其后，陆腾移信州于白帝，又以巫县、涪陵、秭归并是峡中要险，于是筑城置防，以镇慑“蛮蠻”。对此，《北史·蛮传》所载略同。而《周书·陆腾传》和《北史·陆腾传》则称峡中蛮蠻为“信州蛮蠻”。按，北周信州，即南齐巴州，故治在今四川奉节县境。

上述记载表明：南朝的齐、梁、陈及北周之际，蛮蠻势力十分强盛，其活动的范围主要为长江峡中地区及其相邻之境。此中蛮蠻的族属应是非百越系统的廪君蛮后裔、今土家族先民。主要根据是：

(一)从地望上看，峡中地区，一直是汉代以后的廪君蛮后裔居地。据《后汉书·南蛮列传》载：和帝永元十三年，巫蛮许圣等以郡收税不均，遂屯聚反叛。汉遣使者督荊州数郡兵万余人讨之。诸军从巴郡、鱼复（汉置县，在四川奉节县东北，后移治白帝城）数路攻之，大破圣等。按，“巫”指汉代巫县，在今四川巫山县东。又，据《太平寰宇记》卷 178 载：廪君后裔“后散居巴、梁间，即古荆、梁之境。五姓杂居，大约今巴、峡、巫、夔四郡是也。”可见，东汉廪君后裔“巫蛮”与其后南北朝时期“蛮蠻”的活动范围大体一致，约在今湖北江陵以西包括秭归、巴东及四川巫山、奉节诸县沿江一带地区；而这些地区正好与今鄂西、湘西、川东土家族聚居的北部地区相连。

(二)从姓氏上看，南北朝时“厥落尤盛”的蛮蠻大姓冉氏、向氏、田氏，延至今日仍是土家族人数居多的姓氏。据《北史·蛮传》所载，南北朝时峡中蛮除上述引文中提到的冉令贤、向五子王等人外，尚有田杜青、田鲁嘉、田兴彦、田乌度、田都唐、冉三公、冉祖薰、冉龙骧诸人。另据《宋书·蛮传》、《南齐书·蛮传》载，南北朝时“豫州蛮”的著名首领有田益之、田义之、田光兴、田治生、田益宗等人。而这支廪君蛮后人，也是东汉时的“巫蛮”迁徙至江夏（今湖北武

昌)后繁衍而来的。(参见拙作《南朝对“蛮”族的统治与“抚纳”政策》，载《江汉论坛》1983年第6期)。这均证明“蛮蠻”的冉氏、向氏、田氏及其首领冉令贤、向五子王等人，并非如罗香林先生所说的那样属于越族，而是廪君后裔即今土家族先人。

在判定南北朝时期的“蛮蠻”族属之后，由此上溯魏晋时期的蠻人族属，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史书记述蠻人活动，最早出现于三国时期。据《三国志·黄盖传》载：黄盖为吴国武陵太守，“武陵蠻夷”的“巴、醴、由、诞邑侯君长”皆归附。按，诞与蠻同。此中之“诞”应包含有土家族先人。其理由有二：

1. 武陵即五溪地区，为今湘西土家族聚居地。

2. 南朝时，“武陵蠻”中势力最强盛者为向、田二氏。如，《宋书·王镇恶传》载：王镇恶为安远将军、武陵内史，“蠻帅向博抵根据阮头，屡为凶暴，镇恶讨平之”；《资治通鉴·宋纪》载：明帝泰豫元年，沈攸之“赎罚群蠻太甚，又禁五溪鱼盐，蠻怨叛。酉溪蠻王田头拟死，弟娄侯篡立，其子田都走入獠中，于是群蠻大乱，掠抄至武陵城下。武陵内史萧嶷遣队主张莫兜击破之，诛娄侯，立田都，群蠻乃定”；《通典·边防三》：“齐高帝时，武陵酉阳蠻(按，南齐酉阳，故治在今湖南永顺县南)田思飘，武帝永明初，黔阳蠻(黔阳属五溪地)田豆渠，……并寇掠州郡”；《南齐书·刘悛传》：刘悛出为安远护军、武陵内史，“蠻王田僮在山中，年垂百余岁，南谯王义宣为荆州，僮出谒。至是又出谒悛”。可见，南朝时称霸武陵地区的向、田两氏中的“蠻帅”、“蠻王”，正是三国时包括“诞”人在内的武陵蠻夷中的“邑侯君长”的传人。而此地的向、田二氏正是土家族先人。

至晋代，巴地为诞人重要活动地区之一，这在晋人常璩的《华阳国志》中有集中反映。

《华阳国志·巴志》总叙，在谈到该地居民的民族成分时写道：“其属有濮、賛、苴、共、奴、儂、夷蠻之蠻。”此中之“夷蠻”也包含有

土家族先人的成分。因为其地“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正是土家族先民活动之地。再证之于下述《华阳国志》中关于巴地“夷蠻”的具体地望的记述，则更为明显。

《华阳国志·巴志》巴东郡条下载：“有奴、儫、夷蠻之蛮民”。按：巴东郡，三国时为固陵郡，其属有朐忍、鱼复、汉丰、羊渠、巫、北井六县，晋初省羊渠、置南浦，将巫、北井还建平郡，共有鱼复县（今四川奉节县地）、朐忍县（相当于今四川云阳、开县、万县一带及湖北利川县地）、汉丰县（一说在今湖北利川及至宣恩、咸丰县地）。可见，巴东郡包括今四川奉节、万县至湖北利川、宣恩、咸丰等地。又，《华阳国志·巴志》涪陵郡条下载：“诸县北有儫、蠻”。诸县指涪陵县（汉县辖境包括今四川彭水、石柱、酉阳及贵州之沿河、印江、思南等县地，晋袭此制）、丹兴县（今四川黔江）、汉平县（今四川涪陵县东）、汉发县（今四川酉阳县治）。

可见，晋代巴地的“夷蠻”之民主要分布在当时的巴东郡、涪陵郡地，大致包括今四川万县、云阳、奉节、黔江、彭水、石柱、酉阳、秀山和湖北利川、宣恩、咸丰以及贵州东北一带地区。

其后，这一地区仍为历代蠻人所居。如，《隋书·杨素传》有“巴蠻”之称；《旧唐书·文苑中·陈子昂传》载：武则天时，欲开蜀山，自雅州道入讨生羌，因以袭击吐蕃，“遂发梁、凤、巴蠻兵以徇之”；《太平寰宇记》卷12黔州彭水县条下载：“一说武陵蠻皆盘瓠子孙，古谓之蛮蠻聚落”；明人曹学佺《蜀中名胜记》卷19彭水条下引《旧经》云：“地近荆楚，候如巴蜀，五溪襟束，蛮蠻聚落”；光绪《秀山县志》：“秀山溪洞蟠深，自古居奴、儫、夷蠻之蛮”。按：古彭水地区包括今石柱、酉阳一带。可见，今四川土家族聚居的酉阳、秀山诸地，向为“蛮蠻聚落”；无疑，这一带地区后世的土家族人就是由这支蠻人繁衍、变化而来。

这一地区又是历代土家族先民田、向、冉诸氏所居。如：《宋史·蛮夷列传四》载：施州蛮者，盖唐彭水蛮也，其“蛮酉田现等内

附”；《宋史·寇诚传》载：时施州蛮叛，寇诚“招谕高州刺史田彦伊子承宝入朝，得给官印为高州官族”；《宋史·彭乘传》：天禧时，彭乘为夔州路转运使，“会土贼田忠霸诱下溪州蛮将入寇，乘适按郡至境，大集边吏，勒兵下山以备贼，贼遁去”；《元史·石抹按只传》载：石抹按只为夔路镇守副万户，时“大小盘诸峒蛮叛，命领诸翼蒙古、汉军三千余人戍施州，既而蛮酋向贵、誓用等降”；《元史·武宗本纪》：至大三年“容米（今鄂西境）洞官田墨纠合蛮酋，杀千户及戍卒八十余人”；《元史·英宗本纪》：延祐七年“酉阳耸依洞（今秀山县境）蛮田谋远为寇，命守臣捕之”；《元史·泰定帝本纪》：泰定三年“酉阳寨冉世昌及何惹洞蛮为寇”。可证，宋元以后土家族先民的诸大姓，当是晋代蠻民的主要后裔。

综上所述，结论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活跃于鄂、川、湘、黔边区的蠻民，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其活动连绵不断，其势力盛而不衰。后世的土家族人，是与其世代相承，密不可分的。当然，由于这一地区各民族错杂而居，除土家族外，尚有苗、瑶诸族，因此蠻民中并不排除其中包含有苗、瑶诸族先民的成分，但就总体而言，应主要为土家族先民，这是可以肯定的。

二、隋唐以后的岭南蠻人，应是越族后裔

岭南蠻人族类见诸史籍，首推《隋书·南蛮传》。据该传载：“南蛮杂类，与华人错居，曰蠻，曰獠，曰俚，曰僚，曰𠙴，俱无君长，随山洞而居，古先所谓百越是也。其俗断发文身，好相攻讨，浸以微弱，稍属于中国，皆列为郡县，同之齐人，不复详载。大业中，南荒朝贡者十余国，其事迹多湮灭而无闻。今所存录四国而已。”此中所谓南蛮杂类中的“蠻”，是指岭南蠻人。因为：(1)文中已言明，此蠻为百越后裔，其特征为断发文身。(2)其中所录四国为林邑、赤土、真腊、婆利，均为与岭南相临之地，列为郡县的“南蛮”应指岭南诸族。

(3)史臣在本文追述南蛮历史时，均叙述百越臣服的历史，也可证是记岭南之百越。至唐代，韩愈《清河郡公房公墓碣铭》中有“林蛮洞蠻，守条约要”之句。按，房启经略容州，唐容州治今广西北流县，此“洞蠻”系指广西之蠻。宋代以后，关于蠻人的记载，史不绝书，其中多指岭南水居“蠻”人。

隋唐以后，岭南蠻人分布地域辽阔。其中主要有下述地区：

[明]陶宗仪《辍耕录》乌蠻户条载：“广东采珠之人，悬绳于腰，沉入海中，良长得珠撼其组，船上人掣出之，葬于鼋鼍蛟龙之腹者，比比有焉，有司名曰乌蠻户”。

[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外国》蠻条载：“广州有蠻一种名曰卢亭”；《古今图书集成》卷1314，广州府风俗志、俗考、说蛮类诸条均说：广州有蠻。

[明]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广东》载：蠻，“东莞、增城、新会、香山以至惠、潮尤多”；同书又引证说，博罗、兴宁等地也有。

《古今图书集成》卷1342，潮州府杂录之五载：“自古以南蛮为蛇种，观其（指潮州）蠻家神宫蛇像可见”。

[清]屈大均《广东新语·舟语》蠻家艇条载：诸蠻“常拥战船数百艘，流劫东、西二江”。

《古今图书集成》卷1380，琼州府部汇考八风俗条载，琼山县、文昌县、万县、陵水县有“蠻”、“蠻人”、“蠻民”，但其数量较少。正如《天下郡国利病书·广东》引《潮州志》所说：“……岭东河海在在有之。……至雷、琼则少。”

[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蛮》载：海上水居蠻，“入水能视合浦珠池蚌蛤，惟蠻能没水探取”。

[清]闵叙《粤述》：“今得梧有蠻户”。

概言之，蠻民主要分布在岭南的沿海、珠江两岸、东西两江等河海地区。其居地为广东的广州、东莞、增城、新会、香山、惠阳、兴宁、潮州、博罗、海南岛及广西的合浦、浔州、梧州一带地区。此外，

与两广相临的福建也有蠎，元泰定元年曾有诏罢福建等处采珠戶为民的记载，即是一例。

关于岭南蠎人的族别，可定为越人后裔。其主要理由有：

(一)从地域上看，岭南和福建地区历来为越人聚居之地，而隋唐以后蠎人的主要分布地正与此相同。

(二)从习俗上看，蠎人与越人有许多相同之处。其主要表现为：

1. 以蛇为图腾。古代越人以蛇为图腾，这是史学界众口一辞的结论；至于蠎人，则是原越地居民一直保持着对蛇的虔诚崇拜者。这有大量史实为证。据[宋]朱辅《峒谿纤志》载：蠎人“皆辨水色，知龙所在”，“其人皆蛇种，故祭祀皆祀蛇神”；[明]田汝成《炎徼纪闻》：蠎人，“以知龙居，故又曰龙人”；[明]邝露《赤雅》：“蠎人神宫画蛇以祭，自云龙种。……能辨水色，知龙所在，自称龙神，籍称龙户”；《天下郡国利病书·广东》：“以南蠎为蛇种，观其蠎家神宫蛇像可见”；[清]吴震方《岭南杂记》：蠎户，“或云即龙户”；[清]李调元《粤风》蠎歌题后注解，鱼蠎，“或曰蛇种，故祀神于神宫也”；[清]诸匡鼎《瑤僮传》：蠎人，“或曰蛇种，故祀蛇与神宫也”；《古今图书集成》广州府风俗志、俗考、说蛮类均说：“蠎辨水色，则知有龙，故曰龙户”。按，龙为蛇的神化或变种，故对龙、蛇的崇拜是一致的。

2. 绣面文身。蠎人中存在着与蛇图腾相应的文身习俗。据《广东新语·舟语》蠎家艇条载：蠎人，“以其入水辄绣面文身，以象蛟龙之子。”这应袭自岭南古代越人盛行的断发文身习俗。据《汉书·地理志下》载：“粤地”之人，“文身断发，以避蛟龙之害”，颜注引应劭曰：“(越人)常在水中，故断其发，文其身，以象龙子。故不见伤害也”。可知，蠎人与越人不仅同样存在着文身的现象，而且文身的原因和作用也是相同的。

3. 习水上生活。古代越人习水便舟，这是有史可证的。如，《淮

南子·齐俗训》载：“越人便于舟”；《汉书·严助传》也说：越人“习于水斗，便于用舟”。岭南蠶人也如是。据《岭外代答·外国》载：蠶蛮“以舟为室，视水如陆，浮生江海者蠶也”，同书又载：广州有蠶一种，名曰卢亭，“善水战”；《桂海虞衡志·志蛮》：“蠶，海上水居蛮也，以舟楫为家”；《广东新语·人语》：疍家“大艤小艤，出没波涛”。

4. 喜食水产。蠶人多以采螺蚌为业。据《岭外代答·外国》载：鱼蠶“善举网垂纶”，蠔蠶“善没海取蠔”（《岭南杂记》也袭此说）；《赤雅》载：蠶人“捕鱼而食”（《粤述》所载略同）。而且，蠶人还喜生食。如，《桂海虞衡志·志蛮》载：蠶人“采海物为生，且生食之”；《广东新语·舟语》疍家艇条载：“疍妇女皆嗜生鱼”。蠶人这种吃食习惯，也袭自古代越人。据《盐铁论·论蓄》载：“越人美羸蚌”；[晋]张华《博物志》卷1，五方之民条也说：“东南之人食水产，……食水产者，龟蛤螺蚌以为珍味，不觉其腥臊也。”蠶人喜食水产并嗜生食，正是越人不避“腥臊”遗风的再现。

由此可见，在岭南诸族中，蠶人可谓最完整地保持着古代越人习尚的民族之一。因此，把蠶人视为古代越族的一支嫡传子孙，是并不为过的。

“北蠶”与“南蠶”在族属上的迥异，还可从其截然不同的姓氏中反映出来。如上述，鄂、川、湘、黔边区的蠶人以田、向、冉为大姓，而且历代均无大的变化。但是，岭南蠶人族姓则异。据《天下郡国利病书·广东》引《潮州志》载：潮州蠶人，“有姓麦、濮、吴、苏、何、古”，该书引《博罗县志》又说：博罗之蠶，“其姓麦、濮、何、苏、吴、顾、曾”；另据《广东新语·舟语》疍家艇条载：珠江流域之蠶，“曩有徐、郑、石、马四姓”。鄂、川、湘、黔边区与粤东各地蠶人姓氏毫无共同之处，这是“北蠶”与“南蠶”分属不同族类的一有力旁证。

三、“北蠻”与“南蠻”的相同之处

“北蠻”与“南蠻”，虽然所处时代不同、地域相隔、族属不一、姓氏有别，但历代史籍均统名之为“蠻”，也非偶合。透过纷繁的历史现象，不难觅见其相似之点。笔者以为，所谓蠻民，主要是指水居或濒水而居即习水性的“蠻族”居民。

蠻之得名，古而无证。但隋唐以后的岭南蠻民与“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是众所公认的事实。据《赤雅》载：蠻人“或住水浒，或住水栏”；《古今图书集成》1380卷广州府部风俗考：“蠻户以渔钓为业，以舟为宅，或编蓬滨水而居，谓水栏”（《天下郡国利病书·广东》有相类记载）。这种生活环境，造成了岭南蠻人上述习水便舟的特性。

“北蠻”也如是。土家族先人廪君蠻，原为巴郡南郡蠻，本有巴氏等五姓，“又令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余姓皆沉，唯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马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后汉书·南蠻传》）按，据《水经注》认定，夷水即清江。可见，廪君蠻即因善船而得名，最早定居于清江流域。

魏晋南北朝时期，这支蠻人主要聚居于从四川万县、云阳、奉节、巫山直至湖北巴东、秭归以下等长江及其支流两岸。约言之，如果说，“南蠻”活动的中心地区为珠江水系及沿海一带的话；那么，“北蠻”则主要活跃于长江流域的峡中地区。

“北蠻”也习于用船和水战。上引《周书·异域传上》载：蠻人势力炽盛时，“屯据三峡，断遏水路，荆蜀行人，至有假道者。”而且，周将陆腾也是靠“水陆俱进”才打败蠻人的。显然，没有长期水上生活的磨练，没有一支强大的船队，蠻人是不可能称雄于号称天堑的三峡激流中和截断水上交通的。又据《陈书·徐世谱传》载：徐世谱与“蛮蠻”战，“尤敢勇有膂力，善水战。”这些事例均表明：南

北朝时的蠻人，确是善用水战与当时的统治者相抗衡的。此外，据《资治通鉴·隋记》载：开皇九年，陈将吕仲肅屯江峡的岐亭失败后，复据荆州，隋将杨素“遣巴蠻千人，乘五牙四艘，以拍竿碎其十余舰，遂大破之”；胡三省注曰：“蠻亦蠻也。居巴中者曰巴蠻。此水蠻之习于用舟者也”。可证，巴蠻不仅“习于用舟”，而且还因此可名之为“水蠻”。这也表明：习于水上生活，确是“北蠻”与“南蠻”的共同之处。

综上所述，本文的结论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鄂、川、湘、黔边区的蠻人，主要系土家族先民；隋唐以后的岭南蠻人，应是越人后裔。这二者之间，在族属问题上是绝不相同的，并不存在源流问题；但在所处生活环境方面，则有十分相似之处。不可仅仅因为称谓相同，而笼统地归为同类。也不可以近概远，一律视为越族后裔。应该是，作具体的历史分析，辨明其间的异同。